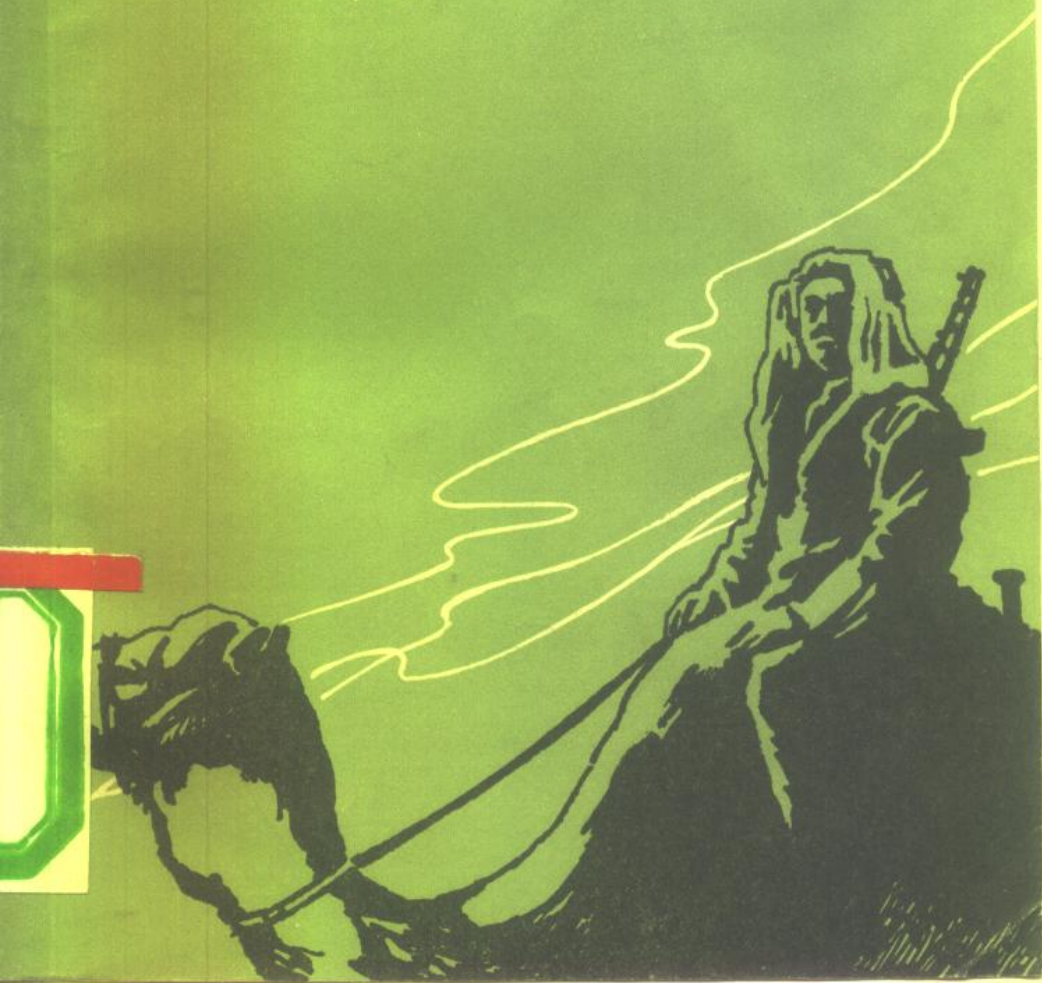


战斗的伊斯兰

〔英〕G. H. 詹森 著





战斗的伊斯兰

〔英〕 G. H. 詹森 著

高 晓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Godfrey H. Jansen
MILLITANT ISLAM
An Informed and Incisive Analysis
of Islam'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ern World Today
Pan Books Ltd.
根据英国潘图书有限公司 1979 年版译出

内 部 发 行

ZHÀNDÒU DE YÍSĪLĀN

战 斗 的 伊 斯 兰

〔英〕G. H. 詹森 著

高 晓 译

责任编辑 沈愈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3017·351

1983年11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63 千

印数 7,200 册

印张 8 $\frac{1}{8}$

定价: 0.86 元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詹森，在中东生活、工作过二十五年，到过十六个阿拉伯国家，曾在开罗、贝鲁特、伊斯坦布尔和雅加达等地的英国外交机构中任职，对伊斯兰事务进行过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詹森现在是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的东地中海地区的记者，常驻塞浦路斯，专事研究和写作。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伊斯兰教有两个特点：一、它的信徒人数众多，共七亿五千万，分布在大约七十个国家内（主要在亚非两洲，特别集中在西亚、北非、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二、伊斯兰教有广泛深入的影响。因为它的教义涉及政治、法律、经济、伦理等等各方面，同现实的政治、社会生活紧密结合（有些国家还把它定为国教）。所以在研究当代国际政治问题、尤其是中东问题时，不能不认真地研究伊斯兰教。本书简单叙述了伊斯兰的创始，然后从亚非诸国穆斯林的历史兴衰联系到当代的重新崛起，对于苏丹、阿富汗、印度尼西亚以及埃及、伊朗等国的政治状况和伊斯兰教内部的教派斗争，进行了评述和分析。这些，对我们了解当代“伊斯兰世界”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翻译本书时，某些《古兰经》的经文由于在中译本中

查找不到，只能按英文原译照译了。我的老师吴景荣教授在百忙中抽暇阅过此书，谨此致谢。本书译文若有疏误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1982年12月

目 录

前言	1
一、伊斯兰总体	9
二、伊斯兰的生命力	27
三、挑战	50
四、应战	98
五、今日战斗的伊斯兰：对当代的应战	145
六、现代伊斯兰国家或伊斯兰秩序	209
后记	229

前 言

“世间无新事”，当然不仅仅宗教、政治或者政教合一的人类事务是如此。所以现在关于“战斗的伊斯兰”如此之多地出现在新闻之中，也真不是新事。它所以引起世界的注意，只是因为若干穆斯林国家中，或多或少地同时出现了几种形态不同的政治性伊斯兰。其实在上述见解中也没有新东西，不过如今以不同程度的坚韧性和力量反复强调，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里，伊斯兰必须成为生活的每一方面，特别是政治方面的中心罢了。伊斯兰的本质需要的这种主张及其所产生的政治压力，是关于穆斯林国家的结构问题。前几年所发生的事，是这种伊斯兰压力冲破了几个穆斯林国家正在趋向薄弱的结构，最后在穆斯林宗教人士领导的伊朗起义中达到了惊人的顶点。但是，在战斗的伊斯兰的漫长历史中，这只是最近的一幕插曲。这一战斗的伊斯兰的历史如伊斯兰本身一样漫长。而且在未来，只要伊斯兰仍保持一点真正的生命力，它必将包含政治上战斗的因素。

大约自 1973 年起，就在那一年打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的余波中，西方观察家们渐渐感觉到东方远处正酝酿某种“新”东西，一阵雷雨正从亚洲外移。这当然是穆斯林国家推行的石油禁运，结果，燃料油短缺，这就使每一个西方公民通过生活不适和不便，切身感受到了。此后，从摩洛哥到菲律宾的许

多穆斯林国家里，伊斯兰政治复兴的迹象便以加快的速度越积越多。就菲律宾而言，早在1973年前，南部莫罗斯诸岛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一直同中央政府进行着长期游击战；而且，在这场战争中，他们还得到了远离南海地区的穆斯林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的公开帮助。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将军经常受到穆斯林政党的压力，要他摆脱爪哇神秘主义信仰，向一个“伊斯兰国家”转变。在巴基斯坦，关于伊斯兰国家宪法及其鞭笞窃贼和酒徒这种惩罚方式所体现的表现形式，人们仍进行着无休止的辩论。在邻国阿富汗，穆斯林部族已经对新的共产党政权展开了联合作战。至于伊朗事件，关于阿亚图拉^①霍梅尼和他的伊斯兰国家的事，则是人所共知、毋庸赘言的。土耳其内部的常年暴乱，现在又增添了新内容：在东部地区，什叶派穆斯林开始杀害逊尼派穆斯林，与此同时，穆斯林政客们则竭尽全力摧毁摇摇欲坠的凯末尔^②世俗国家。甚至萨达特总统^③及其同样温和的亲西方盟友苏丹总统尼迈里也在谈论伊斯兰宪法和正统的穆斯林法律。在北非，利比亚自然是个伊斯兰国家，而在摩洛哥，据说穆斯林兄弟会的实力正在秘密地增强。最后，也就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沙特阿拉伯政府——这个麦加和麦地那伊斯兰圣地的卫士——正在实行截肢刑和斩首刑，并禁止妇女到公共游泳池去。

面对这片广袤、动乱而变幻莫测的地带，西方观察家从沉

① 在什叶派伊斯兰中，阿亚图拉(ayatollah)意为“真主的反映”，是高级教士的头衔。——译者

② 指凯末尔·阿塔图克(1881—1938)，现代土耳其国家的奠基人。——译者

③ 萨达特已于1981年10月6日被刺身亡。——译者

思中可以看到的是危险的动荡和暴力的形象，是穿长袍，裹头巾，僧侣般模样的古怪人物，满脸胡须，双目炯炯；是罪犯的血淋淋的残肢断手和鞭痕累累的脊背；是成堆的石块，勉强掩盖着通奸男女的残尸。

然而，剧终幕落，特别是当目不忍睹的电视银屏关闭以后，需要问一问：这个伊斯兰运动到底是为什么的？非常自然，它是关于自治、宪法和法制的。那么，为什么战斗的伊斯兰在西方竟成了一件令人惊慌和沮丧的事？为什么这个运动留在西方记忆中的却只有血腥和残暴的一面呢？这是因为，最近的种种事态只不过是——在一串长长链条上的新环节，只不过是一千五百年之久的基督教西方误解穆斯林东方的一个组成部分。近来，关于这一点及其类似主题，已有大批文章，这些著述谈的是“态度”、“形象”和“陈词滥调”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中所起的捉摸不定但压倒优势的作用。基督教西方对伊斯兰东方的关系充斥着这些固定的模式。甚至，这还不曾是一种爱与恨的关系；就西方而言，它对穆斯林东方起初是恐惧，后来是轻蔑；就东方而言，它对西方起初是仇视，后来是无可奈何的妒忌，还夹杂着一丝羡慕。

当今的态度发源于而且再次唤醒远祖时期的陈腐观念。从它们更加含糊的形式去看，凡此种种都是追忆往昔的言词如“摩尔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托钵僧”、“毛茸茸的人”和“疯子毛拉”^①等的回声和共鸣。人们脑海里激起的形象，是绿旗飘飘的土耳其骑兵队沿多瑙河而上，奔向

① 毛拉，一些国家的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译者

欧洲腹地；是马赫迪^①的骆驼队，高举同类旗帜，想要冲破英国军队的方阵。关于东西方误解这一令人忧伤的长篇故事，人们已写了很多书，其中一部是用这样灰心沮丧的语句开头的：“基督教对伊斯兰的最初反映同当代的反映大致相同。传统在延续，而且还颇有生气。”^②然而，绵延的传统是分阶段的。在中世纪的欧洲世界，基督教还有活力，那时的穆斯林被看成异教徒，被看成把教堂改为清真寺的异端狂热分子。稍后一段历史时期内，当穆斯林土耳其人于1683年包围维也纳并对东南欧又维持两个半世纪的威慑力量时，他们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无论如何，直到1912年，奥斯曼帝国的边疆离贝尔格莱德不过数百英里。即使在启蒙时代，欧洲人仍认为伊斯兰是未启蒙的。伏尔泰本人曾写过剧本，题为《狂热主义或先知穆罕穆德》；不久以后，英格莱^③的画面上出现了荒淫的土耳其人在后宫里同美妾们寻欢作乐，最后把穆斯林的形象确定为凶恶的酒色之徒。再后来，在欧洲帝国的鼎盛年代及其其后漫长的黯淡无光的时期，许多国家的穆斯林被看作颠覆性煽动分子；他们参与庞大的泛伊斯兰阴谋活动，并以密谋大师纳赛尔登峰造极；此人蛮不讲理，从合法主人手

① 马赫迪(mahdi)在伊斯兰教中，意为“神所引导的人”，救世主。这里指苏丹民族英雄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马赫迪(1840—1885)。1881年自称为马赫迪，号召均贫富，反压迫，反外国统治，领导人民起义。1883年全歼英将统率的军队一万人。1885年占领喀土穆，击败总督戈登。统一分散的部落，建立马赫迪国家，不久逝世。后由阿卜杜拉·塔艾萨(Abdullah Taaisha, 1846?—1899)领导，继续战斗，直到1899年被镇压。——译者

② 见N. A. Daniel, *Islam and the West. The Making of an Image* (丹尼尔著《伊斯兰与西方，形象的形成》)。

③ J. A. D. Ingres(1780—1867)，法国著名画家。——译者

里偷走了苏伊士运河。在当代世界上，阿拉伯人被西方漫画家描绘成肥胖的石油酋长，企图把西方全部买下来或弄得西方破产；或画成“疯人毛拉”卷土重来，但这一次，装备可是现代化、机械化的，他们不是用长矛和弯刀，而是挥舞冲锋枪。因此，恰如一块复杂的写字板^①，西方心目中的“疯狂伊斯兰”形象，含有宗教、政治和经济等的好几层利益。另一方面，穆斯林伤害了西方信念、自豪感和财政收入，而且，这种情况依然如故，今天比以往尤甚。于是，战斗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西方引起惊慌、失望甚至恐惧，便似乎有了充足理由。

如果有点令人宽慰的话，那就是今天的战斗的伊斯兰是一个大问题中的一部分；不仅穆斯林，不仅亚非地区，而且整个第三世界，整个非西方的不发达的“南”半球都面临这个大问题。这就是如何适应正迅速成为全球生活方式的西方生活方式问题。因为这是全面挑战，我们从东方的政治—宗教反应中，不仅看到战斗的伊斯兰，而且看到战斗的印度教（暗杀甘地的人，是个战斗的印度教徒）和战斗的佛教（锡兰的首任总理班达拉奈克是个和尚）。一位年青的穆斯林宗教政治家直言不讳地表达了第三世界的激愤心情：“今天，在落后和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下我们象一个跳蚤，怀着道德上和精神上的种种顾虑，面对着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人”^②（苏丹前总理萨迪克·马赫迪）。

① Palimpsest，原为一种古老的羊皮纸，写在羊皮纸上的字可以擦去重写。——译者

② Sadeh al Mahdi: The Concept of Islamic State(萨迪克·马赫迪著《伊斯兰国家观念》，第119页，见A. Ganhar编The Challenge of Islam(《伊斯兰挑战》)。

然而，如果西方保持冷静，不让恨伊斯兰、怕伊斯兰的原始情绪蒙蔽自己的判断力，就没有真正理由认为同战斗的伊斯兰遭遇是难堪的。实际上，西方应已习惯于同伊斯兰打交道，因为自 1500 年以来，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五年期间不在穆斯林世界某地发生穆斯林拿起武器同欧洲对抗，而且常常在几个国家同时出现这种情况。现在，战斗的穆斯林正把矛头对准自己人。然而，必须说明的是，如果西方采取敌视态度，战斗的伊斯兰国家仍然可以动用他们新近获得的经济力量来对抗。

何当如此？战斗的伊斯兰的动机是什么？就其大部而言，这是领导人依据他们的信仰箴言诚心诚意地努力改造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道德；这些人，有些是教士，有些是本教俗人，对他们来说，宗教是生存要素，是性命攸关的信仰。这一改造当然是值得赞赏的，或者，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伊斯兰毕竟是一神教，被列于“高级宗教”之林，并具有普遍意义；它的信徒占人类总数，在五分之一与四分之一之间。这种要使公共生活方式与宗教原则一致起来的努力，有什么过错？为什么不应作出这种努力？我们将看到，这是一桩极为艰巨的事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地方取得了巨大成绩。鼓舞着当今穆斯林改革派的一个因素，是这一尝试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认真，更加明智，并且不只在一个国家而是同时进行着。人多力量大，特别是当追随战斗的伊斯兰的穆斯林国家数量也许会突然增加的时候，尤为如此；这一情况似乎是可能的。

非西方人对西方挑战只有三种可能的反应：效法西方，加

入西方行列；置之不理，摒弃西方及其一切成就；或者，最困难的是，可以在自己的和西方的文化背景及一套准则之间，设法安排一种彼此容易共处的妥协。战斗的伊斯兰对迄今不得不面临的西方特殊挑战，已作出这三种反应。

然而，所有穆斯林，而不只是战斗的伊斯兰，必须面对更大的内部挑战，因为对他们而言，安拉并没有“消亡”。

在叙述挑战和应战之前，我们得说一点关于这场斗争的主体和客体的一些基本因素，即伊斯兰自身。由于伊斯兰组成要素之一的独一无二的本质，它陷入了这场对抗。

在这里勾画一幅世界范围的背景或许是适宜的。战斗的伊斯兰必须置于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今日世界上有七亿五千万穆斯林，分布在七十多个国家。这只是计算了一直住在那些国家的土生土长的穆斯林居民。当然，许多国家有穆斯林移民。由于这些情况，伊斯兰在欧洲已成为第二大宗教。英国有一百五十万穆斯林，丹麦每周有两个人皈依伊斯兰。伊斯兰同基督教一样，是世界范围的信仰。它们的信徒到处都有，但主要力量集中于一定的大陆：基督教集中于欧洲和美洲各部，伊斯兰集中于亚洲和非洲。引人注目的情况是，伊斯兰在非洲的力量正迅速增长。二十五年前，人们估计每三个或每四个非洲人中有一个穆斯林，此后二十年内，非洲穆斯林数量增加一倍，这样，到1980年初，穆斯林应占非洲人口半数以上。这一增长表现在撒哈拉以南地区（“黑非洲”），从而证明某些胡思乱想的地理学家的论点荒诞无稽；他们认为伊斯兰本质上是沙漠游牧民族及其边缘地区乡村居民的宗教^①。事

① 参阅X. De Planhol: «The Geographical Setting» (普兰诺尔著《地

实是，当代世界上最大的四个穆斯林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印度，在这些国家，信徒是水稻、小麦、黄麻和棉花的种植农，是渔民和工匠，是城市受过教育的人和农村文盲。这证明，这一支配一切、包罗万象的信仰有普遍吸引力，而且还生气勃勃。

理背景》，载于《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剑桥伊斯兰史》）第二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

一、伊斯兰总体

伊斯兰不是宗教，穆罕默德也不是伊斯兰的创始人。这也许是貌似偏激的伊斯兰异端邪说。但是，它同两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学者和改良家关于他们信仰的基本原则的言论比较起来，距离不算太远。他们说：“伊斯兰不是通常被曲解了词义的一种宗教，即所谓仅仅局限于人们的私生活。它是一个完整的生活方式，适合于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伊斯兰为各阶层人士提供行动指南——个人的和社会的，物质的和道德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国家的和国际的。”^① 无论是穆斯林或非穆斯林，每一个论及这一信仰的基本特征的作家，都在复述这些话。这一特征任何其他“高级宗教”所没有的。

正因为如此，伊斯兰“不仅仅是宗教”这一说法，怎么重申也不为过。它是一个包括僧俗的、总体的、一元化的生活方式；它是一整套信念和崇拜方式；它是一个广泛而又相互联系的法律体系；它是一种文化和一种文明；它是一种经济制度和一种经营方法；它是一种政体和一种统治手段；它是一种特殊

^① 见 Khurshid Ahmad: *Islam: Basic Principles and Characteristics* (胡西德·艾哈迈德著《伊斯兰：基本原理与特征》，载于其所编 *Islam, Its Meaning and Message* (《伊斯兰，其含意与信息》)。

社会和治家方式；它对继承和离婚、服装和礼仪、饮食和个人卫生，都作出规定。它是一种神灵和人类的总体，适于今生，也适于来世。

所以，宗教和政治是伊斯兰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不管卡扎菲上校在其他观点和政策上可能有多少个人英雄主义，他的下述言论是非常正统的：“宗教觉悟同政治决断之间没有矛盾。”^①同样，不管布托的政治标准多么飘忽无定，也不论其声明里有多少真实性和诚意，他在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上的发言，重复了最出名的伊斯兰政治的老话：“神圣的穆罕默德的一生及其教导已成为我国政府对外政策和我们的土地、劳动、法律、教育和其他无数改革的基石，已成为巴基斯坦人民党的指导原则。”^②基督教西方的政党领导人，无论其个人多么虔诚，愿意并能够提出类似主张，将神灵和世俗联成一体，那已经是若干世纪以前的事了。

因此，在任何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政治意味伊斯兰政治；如果是世俗政治，那么这个国家便不能称作真正的穆斯林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战斗的伊斯兰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遥远的未来。只要还有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仍未将自己的内外政策与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的教义和伊斯兰其他教规典籍取得一致，那么这一未来将以相应的持久性延续下去。

由于伊斯兰随后的发展情况，下述一点或许看来有点奇怪：先知穆罕默德竟然频繁地强调他不是传播一种新信仰。正如一位伊斯兰主要改良家所说：“伊斯兰并不是穆罕默德首

① 1972年4月开罗记者招待会。

② 1974年2月，于拉合尔。

次提出来的某种独一无二的信仰的名称,由于这一原因,不应称他为伊斯兰的创始人。”^①据信,他是一序列先知的最后一位,而每一先知都重申了前驱的信仰。

关于穆罕默德的生平和教诲,既然已有几种语言记载的大量文献,我们可以只简略地提一下。他是个早年遗孤,四十岁以前活动在宗教与商业中心麦加,生意做得还不错。麦加人拒绝接受真主通过天使迦伯利的口授向他启示的教义,因此于公元622年(穆斯林纪元元年),他同一小股信徒应麦地那人之邀,迁往绿洲之城麦地那,这就是所称的“徙志”^②。此后十年之中,他在那里壮大了力量,统领了新兴的穆斯林社会团体,击退了麦加之敌的进攻,用战争和外交取得了一个由阿拉伯若干部落组成的广大邦联的最高权力,最后,兵强马壮,以胜利者和统治者的身分凯旋麦加。在其去世之时,他实际上已成了阿拉伯半岛中、西部大片地区的霸主,并摆出北取叙利亚、东北突破伊拉克的军事进攻态势。

世人所知的穆罕默德个人生活,细节不多,其中一些,因为总湮没于“上帝使者”的教导之中,多有重复。他中等身材,体质结实,鼻梁钩曲,眼大而黑,微呈棕色,头发和胡须都很浓密。他有一张大嘴,哈哈一笑(他虽常微笑,但很少大笑),可以让人看清整个口腔。他面色白皙,步履疾速,行如匆匆下山,别人难于紧随。他回头时,总是全身转动。他从来不讲一

^① 见 Abul al Maududi: "What Islam Stands For" (A. A. 莫杜迪著“伊斯兰主张什么”),载于《The Challenge of Islam》(《伊斯兰挑战》)一书第4页。

^② 原文为 Hijra 或 Hijrah, Hidjrah, 亦译作“希吉来”,阿拉伯语中系“迁徙”之意。——译者